

飛 齊 翼 比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話剧团集体創作

李未芒 李志剛执笔

比翼齐飞

(四幕喜剧)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话剧团集体创作

李未芒 李志刚执笔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剧本写一个水泥厂的职工家属，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
鼓足干劲，参加生产，建立立窑，创造了和泥机。他们昂首阔
步，与男子并肩前进，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

剧本歌颂了以曹桂枝为首的大闹革新创造的妇女；批判了
装病偷懒、安居下游的郁金香，和封建保守、反对妇女参加生
产的杜永福。

比 翼 齐 飞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473 字数7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frac{5}{8}$ 插页1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定价(7)0.38元

人 物：曹桂枝——工人家属。

杜永福——曹桂枝的丈夫，某水泥厂工人。

郁金香——工人家属。

侯春山——郁金香的丈夫，某水泥厂工人。

唐 兰——外地来的姑娘。

谢玉亮——唐兰的未婚夫，某水泥厂工人。

张大嫂——工人家属。

林师傅——退休二年，又刚刚上班的老工人。

林大媽——林师傅的老伴儿。

王兰芬——家属委员，后任立窑车间的党支部書記。

郁大爷——老农民，郁金香的父亲。

妇女甲——工人家属。

妇女乙——工人家属。

布 景：北京郊区某水泥厂工人住宅区。舞台正面，是一栋新盖的工人住宅。台中一所房子两家住，右边是杜永福家，左边是侯春山家。两边各有一扇向阳的大玻璃窗，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室内的互相对衬的陈设。室内墙上挂着大跃进的宣传画和奖状。房脊下有很好的通风设备，上边有一盏院灯。窗下是一条窄窄的花池，围了一圈淡绿色的矮栏杆。房子两侧上空垂下几条细柳。房子左右紧紧相连。向两侧延伸的是一排不高的白色木栅栏，栏外一排松墙，剪

得整整齐齐。房子两侧各有一門，門的里手通臥室，外手通厨房。

在杜家那边：院子里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正面的一把是藤椅，側面的一把是木椅。藤椅是杜永福这位“一家之主”专用的。桌子上放着盖碗茶杯。

在侯家房前：院子外角放着一个大方凳和一个小矮凳子。

舞台右侧后方是张大嫂住的房子，謝玉亮住的单身宿舍也在那个方向。右侧前方是林师傅家。舞台左侧后方是去托儿所的方向。左侧前方是去工厂厂房和消费合作社的方向。

总之，这里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整个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第一幕

時間：1958年6月里的一個黃昏。

幕 啟：台右一片晚霞，染紅了半边天。鑼鼓聲夾雜着鞭炮聲由近而遠。曹桂枝手里拿着濕衣服，目送廠里的總路線宣傳隊向左侧走去之後，轉過身來，走向自家門前，坐下繼續洗衣服。在她旁邊放着一輛手推嬰兒車，小順子在里面沉睡。

這時從舞台右側方，傳來了一群小孩子的吆喝聲：“謝叔叔，再來一個，再來一個。”一个小女孩子喊：“來個要不要？”一群男女小孩子們答：“要！”“要！”鼓掌聲。一个男孩子大聲地：“預備——起！”一群孩子接着就唱起舞曲來。

青工謝玉亮穿着英國式的黑色大衣服，头戴高頂繪有英國國旗的帽子，鼻子上夾着假高鼻子，戴褐色寬邊眼鏡，持手杖，踏着孩子們伴唱的舞曲，做誇張的舞蹈表演，一路倒退着從舞台右側走上來。他本來是參加宣傳隊演出的，宣傳隊走向後台另一居民點宣傳去了。他却被一大群孩子包圍起來，只好出個洋相滿足孩子們的欣賞要求，总算掙脫出來。他一轉身，看見了曹桂枝。

謝玉亮（怪聲怪氣地學着外國腔）哈羅！杜——大——嫂！
（行了個莫名其妙的“洋禮”，以高頂帽子遮住了臉。）

曹桂枝吓了一跳，認不出誰來。

謝玉亮忙把眼鏡和假鼻子拿下來。

曹桂枝（笑）啊！原來是玉亮呵！

謝玉亮 杜大嫂！街上熱火朝天的宣傳總路線，你怎麼
不出去看看呀？

曹桂枝 唉！我哪能抽得開身呵。來，喝點水吧！（把
桌上的蓋碗茶遞過去。）

謝玉亮（接過來，一飲而盡）嘿！可把我渴死了。嫂子，
給杜大哥洗衣服哪？你把杜大哥這個家管得就是
好！（一挑大拇指）你真是這份的！稱得起是賢妻良
母哇！

曹桂枝 噲！整天瞎忙活唄！

舞台左側後方有人大聲喊：“謝玉亮！你小子快來
呀！該你上場啦！”

謝玉亮（忙應了一聲）哎——來啦，來啦！（轉身就走。）

曹桂枝 不呆會兒啦？

謝玉亮 不啦！一会儿來，來看你們小順兒。

曹桂枝 干脆點，來看她，（指舞台右側林師傅住的方向）
唐——蘭！

謝玉亮（做鬼臉）去你的吧！（轉身匆匆向左側跑去，正
碰上郁金香從合作社買菜回來。）

郁金香（急閃在一旁，差一點把菜籃碰掉）哎喲！看你這個

冒失鬼！

謝玉亮（仍學洋腔洋調地）对不起！（行個“洋禮”匆匆跑下。）

曹桂枝和郁金香對視笑了起來。

郁金香 杜嫂子，今兒個給杜大哥做甚么好吃的呀？

曹桂枝 三鮮餡蒸餃！他昨天就念叨要吃了。你哪？

郁金香 蔥花餅，黃瓜川丸子。（抖開紙包，露出鮮艷的新花

布）杜嫂子，合作社又來了各式各樣的新花布，可

好看啦！你該叫杜大哥給你扯上几尺做個小褂穿。

曹桂枝 噲，我都三十好几的人啦，穿花布可過時嘍！

再說，一天做三頓飯、喂孩子、洗衣服，整天圍着鍋台轉，那還有工夫做新衣服呵！

郁金香 嫂子，你可真傻！杜大哥是六級工，一個月

七、八十塊錢，你不会拿到裁縫鋪去做嘛！那能用

几个錢。你为他、为孩子，整天累得团团轉。夏天

啦，做件新衣服，这还不是應該应份的啊！我看哪！

你甚么都惦记他，可就是一个劲儿委曲着自个儿。

曹桂枝 唉！甚么吃呵穿的，这都是小事，沒甚么。金

香妹子，你看咱們老这样下去成嗎？

郁金香 呵？甚么成不成的？

曹桂枝 我是說，咱們这样年紀輕輕的，整天呆在家

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这样活着有甚么意思！总

覺得象缺点甚么似的。

郁金香 缺甚么你就叫杜大哥給买嘛！家里呆不住就出

去看看电影、看看戏，这还不好办。

曹桂枝 我不是說的这个……

郁金香 (象突然發現什么似的) 怎么啦？杜大哥对你怎么啦？

曹桂枝 瞧你想到哪儿去啦。(笑) 我是說，自打昨几个听了家属委員那么一說呀，我就想报名参加劳动生产。

郁金香 呵？原来是为了这个呀！你别听家属委員的，那是做“动員”！甚么参加生产啦，参加劳动啦，就是为了多掙几个零錢花。哼，男人还养活得起咱們，日子又过得这么舒心，我呀，能吃就吃点，能喝就喝点。现如今，吃喝穿戴不发愁，冬穿毛衣夏穿綢，干嘛沒事找事偏找不順当？我才不哪！

曹桂枝 自打参加义务劳动以后，又听了总路綫的宣传，我这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的。建設社会主义，咱們妇女也該出一份力嘛！出去开会、学习劲儿十足，可一进到屋里就发愁！力爭上游、力爭上游，可咱們往哪儿游哪？我一心想参加生产，和你杜大哥商量好几回啦，可他就不痛痛快快說出一个“行”字！

郁金香 我看哪，杜大哥不同意，你就別太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啦！两口子过日子，总得图个順遂。

曹桂枝 金香……

郁金香 行啦，嫂子，該做飯啦，他們快下班啦！

曹桂枝 餃子我早蒸出来啦。

郁金香 哟！你倒赶在我前头啦。

曹桂枝 金香妹子，我看，咱们都应该参加工作，年纪轻轻的，学一样手艺活儿该多好！

郁金香 得了吧！我才不逞那份强哪！（从筐子里拿出一个苹果，边吃边挎起筐子进屋去。）

小顺儿在车里哭了。曹桂枝抱起孩子，把车子推到墙边以后，进屋哄孩子。

林大媽从舞台右前侧走出来，她手里拿着一把豆角。
林大媽 桂枝，桂枝。（一边喊，一边又向工厂的方向走了几步，了望。）

曹桂枝 （放下孩子，应了一声，走出屋来） 噯——甚么事呵，林大媽？

林大媽 你们永福甚么时候回来呀？我要给你林大爷做饭，也不知道这会儿该不该做啦？（边说边摘菜。）

曹桂枝 永福走的时候也没交待清楚。您现在就做吧！赶早不赶晚，别耽误了。

林大媽 就是嘛！我老怕耽误了。厂子里工作可真忙，又是发明又是创造的。大跃进嘛！时间就是貴重。这不，你林大爷是退休两年的人啦，前天又上了班，天天回来就催着吃饭，扒啦几口，转身就走，也没见过象他这么急的！

曹桂枝 怎么？林大爷又算正式上班啦？

林大媽 学习了总路线，这个大跃进把这个老东西也给

跃进起来啦。他說甚么也呆不住了，直接找厂长去說：“我是个老工人，共产党员，在厂子里还有用，我不能光拿养老金不干事。不要薪金，做义务活儿，給社会主义搬几块瓦垫几块砖也行呵！”厂长劝他好半天也不灵。末了，厂长讓他当什么“技术問”……

曹桂枝（笑）大媽，技术顧問吧？

林大媽 呵，对啦，就是技术顧問。哈哈，你沒看把他乐得哪！不分白天黑夜的往窑上跑噢。听說厂子里上上下下的，有件甚么事儿还讓他給出主意哪！誰知道他能出什么馊主意哟！

曹桂枝（触动心事）唉，人人都欢天喜地的大跃进，連林师傅那么大岁数啦还鼓足干劲儿往前奔哪！可象我这当家属的年輕輕的反倒窩在家里……

林大媽 李書記不是說家属也能参加生产嘛！

曹桂枝 可人家也得答应啊！

林大媽 李書記亲口說的，怎么不答应？我看哪！他准会拍着巴掌欢迎哪！

曹桂枝 我不是說李書記，是說我們那口子！和他說了几次了，他就是不开口。

林大媽 桂枝，你也別急，慢慢劝說嘛。我还想在厂子里做点什么哪！要不，讓你林大爷跟永福說說。

（忽然想起）你看見唐兰子沒有？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到哪儿去啦？半晌沒照面儿啦。

曹桂枝 該不是找謝玉亮去啦？

林大媽 誰知道，也沒准兒。唉，這孩子從沈陽來，說是來結婚的。住在這兒快一個月啦，總也不張羅着操辦，一個勁兒和謝玉亮鬧“談判”。（看了看兩側，拉曹桂枝到桌子旁邊，坐下）這一對兒呵！大概是有点意見！

曹桂枝 哟！挺好的一對兒，我看挺能配的呀。

郁金香從屋里出來，摘菜，坐在方凳子上。

林大媽 我那侄女唐蘭子要強，不愿當家屬，要回沈陽去參加工作，學點技術。

曹桂枝 倒也是呵！年紀輕輕的，不參加勞動怎么行。

郁金香（插嘴）唐蘭也真够噲。人家謝玉亮要人材有人材，要長象有長象，論技術也不錯呀！對唐蘭那可是十個頭的，恨不得把心都掏給她。這次從沈陽把她接來，不就是为了趕快結婚，過個舒舒服服的小日子嗎？可唐蘭哪，一個勁兒鬧着要回去，這不是放着福不享，存心找別扭嗎？

這時唐蘭回來，正聽到後面這幾句話。

唐 蘭（向林大媽）姑媽。

郁金香（不好意思地，迎上去解釋）哟！唐蘭妹子，正說着你哪，你就回來了。這真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我這是聽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沒別的意思，你千萬別見怪呀！

唐 蘭 沒甚么。姑媽，我買好票啦。

郁金香（興趣滿大的，急問）你買的甚么票呵？今天晚上

俱乐部是放电影还是唱评戏呀？前排的好票还有没有啦？

唐 兰 我买的是火車票。

郁金香 （大失所望地）哟！鬧了半天，原来是火車票！

（轉过身来，坐在房左侧的大方凳子上。）

林大媽 你买的哪門子火車票呀？

唐 兰 姑媽，我打算坐晚上八点鐘的火車回去。

林大媽 我說你怎么半天沒照面儿，原来是买火車票去啦。孩子，你也真有个主意。你倒跟姑媽言語一声啊！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就买了，和人家謝玉亮商量的沒有？

唐 兰 和他沒有甚么好商量的！我看哪，他光想他自己，一点也不替人家想想。我从沈阳到这儿来快一个月啦，呆的我发膩。起先，我寻思这工厂里的家属，个个都参加工作哪。沒想到还有一些家属，除了搞“除四害、講卫生”是正經事，再就是侍候丈夫、打扑克、比吃比穿、扯老婆舌。这种生活我过不慣，长了，非憋死不可。我想回去进工厂，学点手艺活，叫我当家属、吃閑飯我可不干！

郁金香 哟！瞧你說的，可真怕人。这儿又不是老虎口，还吃了你啦？！我們不也参加过义务劳动嗎？就你們那儿好！啧啧！哎呀——你这姑娘的嘴可太那个啦！

曹桂枝 唐兰說的也是实情呵！

唐 兰 我不是說每个家屬都这样。不用說別人，就拿杜嫂子說吧，她不扯老婆舌，也不比吃比穿，总是勤勤俭俭地过正經日子，誰不夸她呀！可她窩在家里，心里就不憋得慌嗎？

曹桂枝 唐兰真說到我心眼里去啦。

郁金香 噢，你們倒說到一块去啦。唐兰子，那心再高，高上了天，可你身子还是站在地上，騰不起空，駕不上云，想的倒是十万八千里。哼！除非你不結婚，要是一結婚哪，那就再也由不得你啦。

唐 兰 （有些生气地）我宁愿一輩子不結婚，也不愿吃閑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嘛！

林大媽 （劝阻地）小兰子！

郁金香 那好。有天上飞的，也有地下跑的，你飞你的，我跑我的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可是个守本份的女人，比不上你們志气大。

（賭气进了屋，“咣啷”一声，頂上了門。）

唐 兰 她这是怎么啦？这么大的火气！

林大媽 傻孩子，对着矮子說短話，当着秃子說和尚，人家好吃好穿，你偏偏又說比吃比穿，这不正碰上了嗎？

曹桂枝 說說算啦。唐兰妹子，你應該好好地和謝玉亮商量商量，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可不好。你們甚么时候結婚哪？

唐 兰 結婚的事以后再說吧。

林大媽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就了啦。你和人家謝玉亮認識两年多了，可不能对不起人家！

唐 兰 姑媽，我不是說不和他好了，就是要等两年再說。我知道他人好，工作也不錯，可就是他，他自私，他不贊成我工作，我才不干嘛！

林大媽 不干？不干也得說清楚啊！怎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走啦？

唐 兰 呆会儿再跟他說也不晚哪！

林大媽 唉，这孩子，真象你姑父的性子，說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好跟玉亮說清楚吧！千万不能把这小伙子弄得五迷三道的，搞得瞎乱跑！

唐 兰 姑媽，瞧您說的，我和玉亮的事是定了。

林大媽 那就好。唉，你們年輕人的事呵，就說不清，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又是晴天的，那气象台的报告也說不好是阴是晴。走吧！姑娘，快回去帮我做飯去吧。等会儿你姑父那老头子一回来又該催命啦。人家这位技术大顧問的功劳可大啦，这两天回到家里来呀，連說話的味儿都变了，哈哈，咱們赶紧回家吧。（先下。）

唐 兰 （对曹桂枝）嫂子，我回去了。

曹桂枝 哎，一会儿过来坐坐吧。

唐兰轉身欲下。

曹桂枝 （忽又想起什么）唐兰，你在这儿想法子参加工作不成嗎？

唐 兰 在这儿？

林大媽喊声：“小兰子，快回来吧！”

唐 兰 （应了声）哎——就回来。

曹桂枝 这儿正缺人哪！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唐 兰 哎，我走啦。（下。）

这时，在舞台右后方，传来了吵架的声音。先是一个小孩子的哭声，紧接着一个女人和张大嫂大声吵起来：

“二小子，你给我回来！有能耐你就打呀，哭甚么！誰讓你出去的？你惹得起那些野崽子嗎？”“二宝！快回来。这是誰家的孩子呀？这么有娘养的沒娘管的，凭什么打人？”“你罵誰？你孩子打人，你还有脸罵人哪！”“你不講理。你为甚么不管管自己的孩子？”“你才不講理哪！”

曹桂枝听了听，长吁一声，进屋去做飯。

幕后接着吵。张大嫂边吵边从右側上。

张大嫂 走，咱們找家屬委員評評理去！你真不講理呀！这叫沒受过教育！护犢子玩艺儿！（嘟嘟囔囔地向左側走下。）

杜永福和林师傅从大窰上回来，一路聊着上場。

林师傅 （兴奋地）永福哇！快吃飯，吃过飯抓空儿歇会儿，咱爷儿俩赶紧上大窰。

杜永福 师傅，我看您今几个晚上就歇歇吧！这么大岁数啦……

林师傅 看看，你这孩子淨給我泄气呀。

杜永福 不是，我瞧您……

林師傅 怎么？你是瞧我老啦？不行啦？哼！你小子上眼！（把飯盒和上衣放在桌子上，拉好架式，“噼啪”地打了一套拳法，两眼圓瞪，看着杜永福，来了个亮相）怎么样？

杜永福看到林師傅这种不服老的劲头，情不自禁地乐了。

林師傅也高兴地哈哈大笑，拿起飯盒和上衣欲走。

杜永福 師傅，您就在这儿一块吃点吧！

林師傅 可別吃了，你師娘那老东西早預备了。我要是不回家吃去，她心里别扭。哈哈。（下。）

杜永福 桂枝，桂枝。（坐在藤椅上。）

曹桂枝 （从屋里拿出一条热面巾，递过去）你回来啦。

杜永福 哦。（一面擦脸一面說）桂枝，可真痛快啊！

大跃进的劲头真是，今天晚上我們还要連夜研究改进操作技术的問題哪！把咱們車間搞得轟轟烈烈的，还有林師傅給当技术顧問。真棒！（习惯地，連看也不看的把手巾扔过去，曹桂枝也熟練地接住。杜永福拿出图紙鑽研。）

曹桂枝 （羡慕地）厂子里真熱鬧呵！你又捉摸甚么哪？

（看他的图紙。）

杜永福 这你看不懂！这是改进工具的設計图。（把一个紙包递过去）給你！

曹桂枝 这是甚么？（打开紙包一看，原来是围巾、花布、